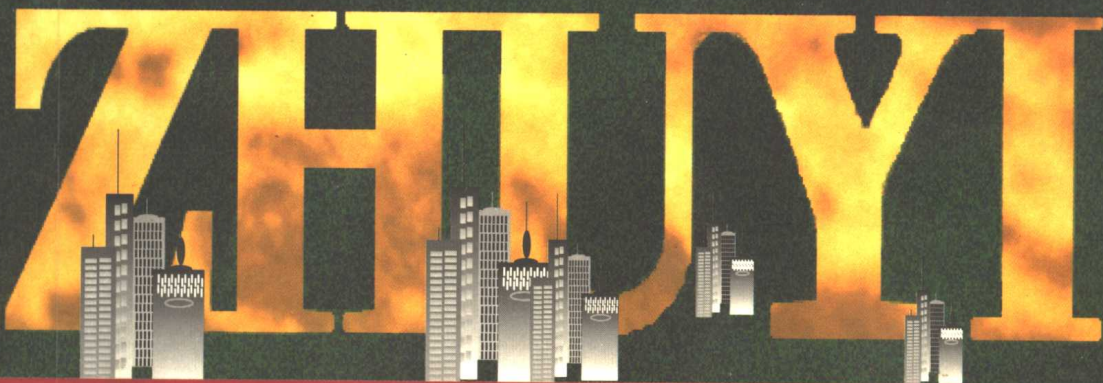


ZHIBEN

资本主义世纪

(美) 托马斯K·麦克劳 著 韩 冰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资 本 主 义 世 纪

(美)托马斯 K·麦克劳/著

韩 冰/译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资本主义世纪

著 者 (美)托马斯 K·麦克劳

译 者 韩 冰、

责任编辑 刘 风

出 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呼伦贝尔盟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内蒙古龙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

字 数 44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506—675—1/R·36

定价:26.80 元

前 言

什么是资本主义？它如何随时间演变？为什么有些企业、公司和国家能够利用它而有些则不能？

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观察分析。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回答是显然的，因为资本主义的主要优点十分清楚：收入稳定增加，机会不断拓宽。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同样明显：将物质价值抬高到精神价值之上，市场力量能带来严峻的后果。

除这些明显的特征之外，还有难以捉摸的问题。资本主义是组织经济的“自然”方式吗？如果说是，那它在人类历史上为什么出现这么晚？为什么它在有些文化环境和国家里能发展而在有些则不能？资本主义需要某种心态——专心致志于未来而不是过去吗？有没有一个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堪作其它国家的榜样吗？这个榜样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或是别国？资本主义与民主政府密不可分吗？它必以民主为先导，或者专治政权能更好地把发展中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些问题象三百年前提出时那样同样具有挑战性，无论在哪儿，人们都在思索、了解和剖析资本主义，这成了立足于当代世界的关键。受过教育的人们，不管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如何，都不肯忽视这些问题。

然而应如何了解呢？这一课题涉及经济、文化、政治、美学等诸多方面。资本主义可通过有关领域的专门学科来研究，也可以通过大企业家的传记、公司成功史及重要工业的分析报告来研究，更可以通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其它学者提出

的理论模型来研究。

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极为深入研究的学者——亚当·史密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R.H. 托尼、约瑟夫·熊彼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琼·鲁宾逊、R.H. 科斯、罗伯特·海尔希罗纳、小阿尔弗雷德 D. 钱德勒——全都采用多种方法，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有所论述。熊彼特曾经说过，对分析经济现象的著作，凡属值得一读的，都必须包含历史、理论和统计数据三种要素。

《资本主义世纪》包含熊彼特所说的每一要素，除此之外，还是一部史书。书中有四章是总括性的，分别考察英、德、美、日四国经济的发展。其它各章则是传记性的，记述了著名人物如乔赛亚·韦奇伍德、奥古斯特·蒂森、亨利·福特及丰田佐纪的传略。书中还叙述了知名公司如罗尔斯—罗伊斯、德意志银行、IBM、日本 7—11 的不可不读的历史。这些历史故事，不论是国家的、公司的还是人物的，都带有浓重的戏剧色彩，使人难以忘怀。所有这些，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在永恒变化之中取得经济成功的真谛。

作者花费三年时间，构思、研究、创作此书，对资本主义作出了某些结论。作者现在认为，确切地说是懂得了，形成资本主义体制并没有一条最佳道路。当然，资本主义有一些本质的东西，如私有财产与法治。但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它又是灵活多变、极具适应性的，可以在多种多样的国家背景下有效运作。

但是，人的能动作用不能想当然地推定，国家、企业、人民的经济进步也不是轻而易举地、自然而然地获得的。需要坚定果敢的行动和艰苦卓绝的努力，需要永不止步地向前推动。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最好把资本主义理解成人类创造能力的体现。它由个人的梦想、雄心和努力所推动。所以，本书作

前 言

者刻意地、准确地说清是些什么人做了哪些事。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讲企业家、公司和政府的，正是他们使四国的经济繁荣昌盛。总之，本书要讲述的，正是在创建现代资本主义中取得成功的理念和体制。

目 次

导 论	(1)
第 一 章 乔赛亚·韦奇伍德和第一次产业革命	(17)
第 二 章 英国资本主义与三次产业革命	(47)
第 三 章 罗尔斯—罗伊斯与高科技产业的兴起	(101)
第 四 章 德国资本主义	(143)
第 五 章 奥古斯特·蒂森与德国钢铁	(199)
第 六 章 德意志银行	(245)
第 七 章 亨利·福特、阿尔弗雷德·斯隆与市场战略 的三个阶段	(283)
第 八 章 美国资本主义	(321)
第 九 章 IBM 与两位托马斯 J. 沃森	(383)
第 十 章 丰田自动织机与丰田汽车	(419)
第十一章 日本资本主义	(463)
第十二章 7—11 在美国与日本	(521)
第十三章 回顾与展望	(549)

导 论

一部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处于经济呆滞状态,这种全球性的停滞,一直延续到大约十七世纪,似乎成了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无论哪个社会阶层,都把这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人们以此安排生活,很少去想后几代人称为“经济与社会流动”的事情。他们是不会理解“产业革命”或者“消费经济”这样的概念的。在欧洲,1700年之前的一千年间,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增长率微乎其微,约为每年0.11%,只是千分之一多一点点。没有理由认为,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增长率比这高出很多,或低出很多。

在很多国家,工业化的来临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创建,结束了漫长的经济停滞,改变了与之相伴的心态。正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克·恩格斯在1848年所说,只不过百年的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在规模和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以前所有年代生产力的总和。他俩甚至于说,资本主义力量还只是开始集蓄力量。按过去这种0.11%的年增长率,人均收入大约630年才能翻一番。而自1820至1990年的170年间,增长率加快,英国约10倍,德国15倍,美国18倍,日本25倍。资本主义时代,特别自1820年之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经济惊人增长的时期。

本书探讨了这种增长如何产生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企业家与商号又如何加以利用。

本书结构与众稍有不同,有四章集中论述国家,八章集中论述公司,前者重点在四国商业体制的演变。在此,作者的视角是

远距离的，象是在地球卫星上连续拍摄随时间推移的照片，总览了四国的革新与变化，而这正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是对资本主义观察最为敏锐的分析家之一，他把资本主义不断地扫除旧的产品、旧的工艺和旧的组织形式，以新的取而代之，称为“创造性的破坏”。熊彼特写道：“产业革命的，即‘进步’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唯一能够生存的环境。”“稳定的资本主义，从术语上就是矛盾的。”本书内容完全支持这些结论。

激动人心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多半是由企业家通过商号运作完成的。因此，在论国家的四章之间，作者又从卫星视角，降至直升机高度，考察公司的历史，一国不少于两个：英国是韦奇伍德和罗尔斯—罗伊斯；德国是蒂森钢铁和德意志银行；美国是福特、通用汽车和IBM；日本是丰田汽车和7—11联号店。

这些公司在相关工业中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挑选企业的标准，不仅要看其是否名列前茅，还要看其是否在某一方面代表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些公司在所在国的经济体制中未必是“典型的”，原因是体制本身变化极大。但也不能说这些公司没有代表性。很能想象罗尔斯—罗伊斯故事发生在英国以外的什么地方，或者福特故事发生在美国以外的什么地方。

本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为参照比较资料，包括补充统计数据与四国、公司发展大事记。统计数据与大事记对了解四国的资本主义经验都是必不可少的，值得读者注意。

作者为什么挑选英、德、美、日四国？因为这四国经济增长的成就十分突出，都有成为佼佼者的记录。而且各自都代表一种有明显差别的资本主义。英国在十八世纪末即开始工业化，代表早期的现代资本主义。德、美次之，十九世纪末迅猛发展，成为后起之秀。日本是在即将进入二十世纪时才开始工业化，到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某些工业崭露头脚;1950年后,增长速度轰动世界。

四国都是“资本主义”,但其“版本”不尽相同。四国合在一起,也不能穷尽资本主义的所有模式。历史记载表明,通向资本主义道路,还有其它很多。

“资本”与“资本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一语,首次出现约在1630年。《牛津英语辞典》中的简明意义是:“用于再生产的积累财富”。纵观历史,人类一直迅速消费掉所能生产的几乎一切东西。有时,也能积累少量财富,但习惯于花费在炫耀上,对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没有多大用处。埃及的金字塔聚积了大量财富,但那是献给法老的百年之后。建造金字塔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没有后续发展效果,而如把同样的钱用在修桥铺路和开凿运河上,本来是应该有的。金字塔是人类传统社会实践的最好例证。

有时,运用积累财富确也获得十分有价值的成就;价值连城的艺术与建筑,如金字塔、中国的故宫,希腊的巴台农神殿和中世纪欧洲的大教堂,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但这样积累财富并不是“用于再生产”,不能代表现代意义的“资本”。出乎意料的是,后人用这些宏伟建筑吸引大批大批的旅游者时,倒开始成为资本了。

“资本主义”一语比“资本”更新,也更难定义。到1850年时,它才作为“社会主义”的反义词出现。“资本主义”准确说是什么?

至少可以说,资本主义体制是围绕市场经济组织的,强调私有财产、企业机会、技术革新、崇尚合同、工资现金支付以及易于获得信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必然是“可转让的”,即可自由买卖。货物或服务的“价值”,就是有人愿付给的价格。从前,

广为流传的、近乎宗教观念是一种“正当价格”，要价高于此数，就有灵魂受罚的危险。信贷购物，甚至投资动机，被认为品德可疑。由旧心态向新思维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时至今日尚未终结。不受限制地使用消费信贷时，我们自己有一种有罪感，这就是旧道德的遗迹。

资本主义倚重投资信贷，作为革新筹资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含义超出了“资本”的辞典定义：资本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个生产要素，适用于所有经济。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不仅使用积累财富，而且使用尚不具备有形形式的金融手段，如使用信贷这种很恰当地称之为“头脑中的金钱”。银行是信贷主要来源，它所借出的钱，远远超出其现金储备，以期借方用钱，付给利息，到期还本。这样做时，银行赚钱靠的只是信用和有依据的预期，这些依据自然就是银行业当局所加的规章。企业 and 公司除借钱之外，为了筹措更多的所需资本，也可以发行股票和债券，所依靠的无非是对公司产品日后回报的预期。

既然如此，“资本家”就是对未来下赌的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追逐未来财富与财产的心理导向。全都靠雄心和奋斗，并以财定和收益的得失来衡量。资本家的信条是，经济增长，甚至快速增长，对于个人、家庭、企业、行业乃至整个国家，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合乎需要的。

时至今日，多数人已将这种信条视为当然。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背后都有这一未予明确说出的假定。但延续了很多世纪的是，这种信条并未进入多数的头脑，经济增长未必需要，更不要说可能了。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与个人努力无关，也很少预期生存、经济或其它方面会有所变化，已经出现的变化，多数人看成是某种外力的结果。十九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夺去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他们把这种灾祸解释成上帝的惩罚？

多数伦理系统都有严厉告诫,说追逐富有如何如何毒化灵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政治家梭伦评述道:“坏人多富,好人多穷”。圣经中《马太福音》提醒说:“让富人进入天国,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有些宗教,如基督教与回教,借钱生息有罪,明文禁止。在日本,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商人最有钱,地位最低下,社会地位不仅低于武士,而且低于工匠和农民。因为他们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生活,所以处于社会的底层。

人类的大部历史,世上的多数社会,主导心态都是反对唯物,反对增长。即使最贪得无厌的人,从征服者成吉思汗到佛罗伦萨的美第奇财东,都是倾全力于占有认为已成定数的财富中的最大份额。他们之所以就是他人之所失,已成空论。生活一似跷板,如果有人升起,必使有人落下,除成功来自军事征服和实在壮观者外,想多获的人为何常贬入社会低层,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现代资本主义已相对形成,多数人仍认为商人想变成“绅士”是天适当的。绅士应献身拥有的土地,围绕社团生活,或去教堂礼拜,去军队服役,或作公务,不应以追求金钱为生活目的。

世界经济蜗牛般爬行数千年之久,部分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生活,虽然象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希斯所说的,“孤独,贫困,肮脏,野蛮,缺东少西,”生活不一定非充满艰辛不可。多数人习惯于忙闲不均的劳作—播种与收获期劳告不堪,季节又无所事事。时间观念不是来自钟表,而是太阳和冬季。环境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人们象今日认识的那样高效工作。如果是个人收益停止不前。

社会流动性极低。以今日标准看,很少有人是“自由的”。英国经济学家亚瑟·扬估计,1772年,在世界总人口约7.75亿中,只有3.35千万是“自由的”,其余的96%是农奴、奴隶或某

种形式的仆从。他们效忠于并把部分劳动所得献给社会上层，直至顶层的专制国王、族长或军阀。

欧洲的农业土地多层限嗣继承，是中央集权国家分封财产。个体农民不能对其买卖或瓜分。职业与地理流动很少。人们所做的，通常就是他们的父辈作过的，所住的就是父辈住过的。全球大部分人口，一生所到之处，不超过出生地三十英里。要求改变的动因很小。社会制度不会导致经济增长。于是就没有太多增长。

动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一个基本条件是相对自由的劳动市场。个人对工作安排需有某种支配权力，有权选择愿意“出售”给谁，应能掌握工资大部，维护个人生活和家庭。历史曾经数千年，自由劳动市场几乎不曾有过。劳动很少以现金工资支付，劳动报酬中相当一部分归地主、族长、国王、军阀所有。

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开放劳动市场，培育现金工资制度。广义地说，资本主义促成一种动态的、灵活地并且是面向未来的思考方式。它将一种永无止息的、残酷的竞争模式，注入生活的几乎每一方面。政治、军事乃至宗教都更具竞争性，紧跟先导的经济体制之后，又不时超在前面。马丁·路德和约宗卡尔文公开地向统治欧洲翰教生活数世纪的罗马教堂挑战。他俩的教义不仅反对天主教和犹太教，而且互相排斥。宗教间的竞争促使市场力量增强，因而更多地注入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未必与民主制度密不可分。除去从旧的社会和家庭义务羁绊中解放出来之外，资本主义本身并不要求不论什么人对无论什么事都“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的确推动了封建枷锁的解体，帮助建立更自由的劳动市场。但在这样作时，它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反对者称之为“工资奴隶制度”。不少作者依据卡尔·马克思给资本主义所下的原始

定义,强调资本主义体制不只是市场经济,也蕴含着由资本家或由其利益统治的政治体制。

这种定义包含相当大的真理。资本主义之前的体制,政治权利多由经济尺度决定。军事力量,继承土地和错综复杂的义务制度是社会的组织原则。一旦市场开始替代这些常规,政治权利就开始移向新富,一系列的社会调整接踵而至。这个过程一直在持续,至今乃未停息。

历史上,有此调整是十分深远的,并且走入歧途。本书所选四国中,各有其难堪的历史阴暗面,受到谴责,或者说应予谴责:英国在其帝国的不少地方残酷对待征服的人民;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对东亚、南亚人民屡施暴行;美国白人奴役美国黑人;德国大屠杀,这种有组织的集体屠杀是人类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幕。本书是讲商务历史,不能以足够的篇幅讨论这些内容,只是指出,这些事情与各国发展相伴而生。从直接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并不产生这些悲剧。但它为这些悲剧提供某些方便,当然,它也不能阻止这些悲剧。

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平等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丰富成果。正义何在?早期工业资本家应否从工人(其中还有大量童工)的血汗中榨取超额利润?在诗人威廉·希莱克称之为“昏暗的恶魔般的工厂”的肮脏环境里,工人们的劳动时间是否应当长得无法再长?在十九世纪,欧洲的罗特希尔德家族与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是否应成如此巨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美国投资银行家迈克尔·米尔肯单在1987一年就“挣得”5.5亿美元,这正常吗?

这些都是问题,资本主义生根,追溯很远,大约在十一世纪。那时,南欧的少数商人家族,已经相当富有,足以向封建贵族挑战。但资本家以一个庞大的阶级出现,是十六与十七世纪的事。

现代资本主义的其它条件(信贷制度,现金工资,不断革新),大多在十八世纪形成。亚当·史密斯 1776 年出版《国民财富》时,说明唯物主义与追逐个人所得如何能成为一类新型社会的中心动力。在这种社会里,经济财富总量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增长。商业交换可以有利于买方、卖方及整个社团。生产交换,多多益善。

重要的是,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在亚当·史密斯著作问世时,他所说的“看不见的巨手”已经在引导英国和欧洲其它几国的经济了。这个“看不见的巨手”就是市场作用的力量象征,成千上万的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断地以自身的利益作出经济决策,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当然,那时仍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史密斯很难预见到以后会释放出的全部潜力,也不能想象出资本主义会在那么多地方生根,会采取那么多形式。当然,他会惊叹在他 1790 年去世之后的 200 年里,某些国家经济奇迹般的增长。

资本主义与经济表现

在世界各国大家庭里,本书阐述的四个国家,都是经济巨星。本节的三个简表会说得确切明白。

从表 1.1 看出,在 1990 年代中期,富国与穷国经济相差悬殊,美国最高,卢旺达最低,其它各国则参差不齐介于两者之间。在全世界人口超过百万的 133 个国家中,吸有 25 个“高收入”国家,

表 1.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抽样 12 国

(美国=100;绝对量以当时美元计= \$25,880)

高收入国		中等收入国		低收入国	
美国	100.0	韩国	39.9	中国	9.7
日本	81.7	泰国	26.9	印度	4.9
德国	75.3	波兰	21.2	尼日利亚	4.6
英国	69.4	巴西	20.9	卢旺达	1.3

注:购买力平价是以美元衡量收入的一种尺度,换算时不是依据货币汇率,而是购买一批标准货物的能力。如以汇率计算,美国在最富裕国家中居瑞士、日本、丹麦与挪威之后,列第五。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96》,第188—189,223—225页。报告的事份为1994。

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施行共产主义经济的国家,从未进入顶层。只有把尺度大大放宽,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列入高收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国家长期富裕的充分条件,有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从未进入顶层。但看来的确是一个必要条件。

最贫穷国包括了全球人口的大多数—人口众多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非洲大部及拉丁美洲相当一部分。在全球约56亿人口中,约48亿未能列入高收入国家,占全球人口的85%。约16亿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30多亿,即总人口的60%左右居住在贫穷国家。富裕国家仅占总人口的15%。其它85%正在想方设法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发展各自的经济。

表1.2说明书本讨论的四国170余年的经济增长,最有意义的是最右—列数据,即1989年数字为1820年数字的倍数。本章开始已经提到,在170年间,人均收入英国增至几乎10倍,德

国 15 倍,美国 18 倍,日本 25 倍。在有记载的 8,000 年历史中,此类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在此看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奇迹

表 1.2 人均国内总产值,1820--1989 年
(单位:千美元,以 1985 年不变价格计算)

	1820 年	1913 年	1950 年	1989 年	1989 年数字为 1820 年 数字的倍数
英国	1.4	4.0	5.7	13.5	10
德国	0.9	2.6	3.3	14.0	15
美国	1.0	4.9	8.6	18.3	18
日本	0.6	1.1	1.6	15.1	25

注:日本 1820 年数字为粗略估计。

资料来源:取自安格斯·墨迪逊,《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6--7 页。

奇迹。

1820 年,负责的评论家谁也不曾预见到这种惊人的增长率,又持续了如此长时期。十八与十九世纪重要作家中,没有人能看出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的经济潜力,卡尔·马克思则是唯一例外。多数人预言经济处于“稳定状态”。约瑟夫·熊彼特曾对从维多利亚时期起的主要分析家评论道:“他们统统是呆滞主义者。”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动力要达到的生产成就。”而实际上达到了表 1.2 最右列表明的高速度。

表 1.3 中的数字是把表 1.2 中的累计数字化为年度增长率,以便与资本主义之前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11%的年